救亡日報

沫若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卷　第三八一號

營業部：桂西路二十六號　編輯部：太平街十二號

報價（國幣）　零售三分　三月二元五角　全年八元　國內郵費每月一角五　半年四元五角　一月九角

廣告刊例（實價國幣）　1.報頭兩旁每日每方五元　2.中縫前後各五方每日每方二元　3.新聞版另議

西江敵蠢動

（中央社四會二十五日電）三十日起敵將屯貯西南之軍實糧食，陸續運赴三水，又二十一日晨，有敵汽車及裝甲車二十餘輛滿載敵兵，由河口開往佛山。

我們決不孤立！

澳大利亞工人援助我國抗戰

（中央社重慶二十五日電）塔斯社倫敦二十五日電：澳大利亞坎培拉港碼頭工人，因拒絕裝載運日廢鐵罷工已有九星期餘，本月二十二日因政府允許考慮軍用材料運往侵略國問題罷工已告結束，職工聯合會頌致澳民籲請書，要求協助禁止軍用材料運往侵略國。

晉西南大戰方酣

進犯黃龍嶄敵已被擊退

中條山西血拚我士氣極旺

（中央社潼關二十四日電）（一）二十三日進犯我黃龍嶄黃草坡馬家嶺磨凹線（約長三十餘里）之敵，為二十師團旬分旅團，附砲十餘門，飛機八架，共四千餘人，經我一日血戰後，敵傷亡六七百，黃龍嶄黃草坡前之敵千餘，至晚被我擊退，向解縣竄去，馬家嶺磨凹線仍對戰，兩日來我亦傷亡五百餘人，（二）二十四日拂曉後，永濟韓陽鎮六官村之敵，七十七聯隊眞野部千餘，各附砲八門，飛機三架，向我中條山西端蒼陵峪桃坡里猛犯，至下午仍血拚中，我士氣極旺。

我軍克復游河店　平昌關已無敵踪

（中央社南陽二十四日電）二十三日晚前方電話，信陽西游河店經我游擊隊連日以來之襲擊，斃敵甚多，乃於二十三日全部克復。平昌關亦無敵蹤，隨縣淑河一帶，近日被我襲擊，敵軍死傷達三千餘，敵甚恐慌。二十四日午十二時十七分，鄭州發現敵機八架，盤旋十餘分鐘，投彈轟炸後向東北飛去，旋即返回再事投彈轟炸，損失情形待查，由鄭至潼大小車站，敵機竟日往來窺伺轟炸。

蔣委員長五中全會開會詞（綱要）

中國國民黨五中全會開會，蔣總裁致開會詞，原文分十大段，即：「一、本屆全會的任務和我們抗戰革命應有的堅持貫澈的精神。二、目前我們第一要務，在認識抗戰目的和敵我情勢，堅定決心與信心。三、敵國有必敗之理，其事例：一，違反其大陸政策之既定步驟，二，其「不戰而屈」「速戰速決」與「速和速結」之企圖，皆不能得逞，三，戰略上失散——一，不知彼知已，二，一味取巧僥倖，違背「拙速」原則，三，頓兵深入陷于掛形，四，政略上失敗——一，製造傀儡，利用敗類，加深軍人腐化，二，外交方策支絀矛盾日益孤危，三，不認識中國歷史與民族力量，更不曾認識現在的時代，和中國革命發展的特質。四、敵之必敗，即我之必勝，……吾人應強化精神力量，堅持抗戰全力決戰，而決不能中途妥協投降。五，從我國自身檢討在歷史地理文化「民族精神和經濟上都有使敵必不可勝的基礎。」六、國際形勢發展的方向，必趨于維護信義與和平，各民治國家亦日加強，其遏止侵略的準備和決心，吾人更應循此公理正義發展的道路，貫澈抗戰到底的國策。七、中國的抗戰是哀兵、是義戰、是要救中國以求有所貢獻於東亞與世界，自古哀兵必勝，義戰必成。八，認識自身，認識敵人，認識環境與事物發展之必然性，即可曉然於成敗勝負之數。九，今後我們要作為毫無憑藉的，從頭做起，針對着敵人情形來努力，以我們的統一團結對付敵人的驕忘淩亂，以下尅上。二，發[illegible]我們農業國家之特長，[illegible]加深敵人[illegible]點。三，利[illegible]地利的優點，一切建設，促成敵國社會崩潰的危機。四，[illegible]貫力行三民主義，打倒敵人黷武主義。十、我們要認清黨[illegible]戰時[illegible]硬幹苦幹實幹作爭取抗戰的勝利，完成革命的大業。」

（按：委員長開會辭，全文長萬餘言，綱要如上，全文整理後，另印單行本發行。）

新四軍活躍

皖中各線迭有勝利

新四軍葉軍長項副軍長自前綫來電稱：（一）我一支隊副司令親領一部於二十一日襲擊燕湖附近官斗門偽軍夏明才部三百名，當將該偽軍全部擊潰，計俘敵四十餘，斃敵二十餘，傷敵十餘，並有繳獲。（二）我四支隊司令部特務營於十五日配合懷寧縣地方武裝常備隊等進擊十里舖近處偽軍馬少泉部，當將其全部消滅，並繳獲無數。（三）我八團隊二營於二十日在淮南路襲擊太湖集日寇一中隊，當斃敵三名，獲步槍數支。

黃老門敵受重創

株廬我軍相呼應

（中央社萬家埠二十五日電）我株嶺游擊隊，旬日以來，與我廬山孤軍相呼應，屢克強敵，二十三日更乘勝分數路向黃老門進攻，激戰達數小時，予敵以重創，第一路先進至黃老門以北二百五十公尺之蔡家山，與敵展開血戰，敵卒不支，縱火乘機退走，第二路隨之衝入黃老門東北四華里大路口敵之警戒線內，將敵百餘路工五百餘人全部擊散，奪獲軍用品甚多，另一路亦同時向黃老門東北五公里之分水嶺進攻。以上各路各斃傷敵七十餘，馬八匹，其他軍用品文件正清查中。

西駐美大使表示　西政府決抗戰到底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四日哈瓦斯電）：西班牙國共和政府駐美大使里奧斯頃於本日訪晤國務副卿威爾斯，告以西國時局情形，據稱加泰隆自治邦形勢，雖屬嚴重，但西國政府人民，仍當抗戰到底，寧死不屈，西國共和政府，現仍統轄廣大領土。此間外交界人士，頃加以評論略謂，關於禁止以軍火運往西國共和政府轄境命令，應予以撤銷事，美國境內反對者僉謂西國內戰結束在即，撤銷軍火禁令，已屬無濟於事，里奧斯大使，茲特向國務院當局說明西國政府決定繼續抗戰，乃係針對此種論據而發云。

巴薩龍納有已陷落說

（中央社蒲爾哥斯二十六日路透電）：叛軍已於今日佔領巴薩龍納，政府軍並未抵抗。（中央社倫敦二十六日路透電）：昨晚西叛軍，由各方同時並進，已包圍巴薩龍納城，並將巴城與法邊境之交通中心點蘇魯棱納鎮佔領。又訊，叛軍佔領蘇魯棱納後，比里尼斯鎮之政府軍，即已與外界完全隔絕，佛郎哥現擬將巴薩龍納包圍後再行進攻，以免發生巷戰云。

中歐通航　由重慶飛歐洲

（中央社倫敦二十六日路透電：據重慶電訊，中英將開闢中歐航綫，以重慶為起點，經昆明仰光而達歐洲，此間航空界對此極為注意。此間認為是項消息，足證中國政府已有開發西南之決心，中國方面諒即將正式發表航空界認為開闢中歐航線中英雙方均將互相讓步如英國飛機，即有飛經中國上空之自由權，此種主權原為他國所不許者。

時論　軍事技術化與技術人員軍事化

莊智煥

十八閱月前方將士之英勇抗戰，後方民衆之踴躍輸將，已陷敵人於進退兩難之境。為使敵人速於崩潰，而我國獲得最後勝利，則在此第二期抗戰開始的今日，我們自當接受歷史的教訓，將過去的缺點謀一個緊急的補救和糾正。本來戰時為文明邁進的時期，世界上許多重要的發明，都是由戰爭促成的：指南針，火藥，無綫電，飛機等，均是很好的現成例子：此外許多組織，和制度，亦多創始於戰時，而推行於平時。我們要在前綫的抗戰將士，做到「殺敵致果」。在後方的民衆，做到盡力生產，補助抗戰。但是所謂「出錢」「出力」，不是出了錢出了力就算完了責任，同時我們要「惜錢」「惜力」。一定要「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我們要支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我們要提出二句口號：軍事技術化；技術人員軍事化。由於前者，我們可以用最少的人力物力獲得最大的戰果。由於後者，我們可以使現代的國內技術人員去參加軍事組織，換一句話說，去直接參加於抗戰。

在戰爭期中一切組織，當然以軍人主持為原則，可是我們不能否認將一個軍人訓練成技術人員的非易，所以為應付當前的需要起見，我們只能想到將每個技術人員在短時間內加以軍事訓練使他能成一個軍人。我們不是希望國內的技術人員經過短期軍訓，就可以到前綫去指揮作戰，但是我們可以斷定每個技術人員經過短期的軍事訓練，一定能够明瞭軍事動作，熟悉軍用術語，具備軍事常識，這樣使他們去參加軍隊組織，担任軍隊技術參謀的業務，決非難事。也一定可以勝任。

在第一期抗戰中，我國的軍隊之技術基礎實在有許多缺憾，同時一般技術人員感覺到「請纓無路」「投効無門」以致無法盡力於軍事。這種矛盾現象的結果使在過去十八個月中，我政府和軍隊遭受了多少無謂的犧牲和損失，譬如：二十六年秋季，我軍圍攻羅店之役，左右兩翼自黃昏攻擊至拂曉，均能完成任務，達到目的地段，祗以失去聯絡，互相疑慮而撤退，致功虧一簣，後來又多費了若干生命或器械；吳福線為多年構築的堅強國防綫，然因工事偽裝，不易尋覓，及一部份鑰匙保管者之逃亡，致東戰場撤退之軍隊，無法轉進，而國防線遂未嘗利用着；台兒莊大勝後，我方增援部隊到嶧縣距預定日期後三天，致敵人接濟先我二日到達，遂未達到殲滅敵軍的目的；要塞工事，當因祗防某一方向敵人之進攻，致敵軍迂迴，遂失效用，或反資敵用。沿江要塞多犯此弊；派守據點工事的士兵，因缺乏此種訓練，往往不肯進入掩體，而踞守其頂，致失工事之效用；急造工事，工程人員往往奉令太遲，無法如期完成，且有技術人員在前綫修築工事，而兩翼已撤退，致頻危險者；構築工事，常以工具及材料缺乏，或運輸不準期，而致延誤；公路破壞時，未顧及前方之車輛器材等。如杭徽公路破壞時，浙江公路局新車十輛，然謂犧牲；這中間如能事前顧及，即可減輕偌大損失，徐州突圍時，我大軍幸得利用敵人修復之橋梁，全部重砲車輛，始得渡河而免拋棄損失；軍隊撤退時，公路及橋梁破壞不得法，致敵人容易修復利用；此種現象各戰場所在多有；各省公路因經過車輛衆多而修理失時以致崎嶇不平，各種汽車當然容易損壞；同時各省公路未能充分利用作其他車輛通行之路，所以運輸能力未能充分發揮；各種汽車管理方法未能盡善，大多數司機無紀律；汽車易於損壞，汽油無謂消耗；各地復常為敵機轟炸的目標，一遇敵機投彈即同時停放，致易為敵機轟炸；軍用汽車往往集中有多輛之犧牲；有司機等舞弊偷得之汽油，半公開的出售；在渡口爭先，或行車不遵路線，往往使交通阻礙，使行軍或運輸的時間無理由的延長。（下接二版）

文叢

二卷五六期合刊　本月內出版

給讀者　巴金
地上的一角（中篇小說）　羅淑遺著
血的故事（小說）　靳以
江南的記憶　麗尼
西班牙日記的片斷　巴金譯
嬰　繆崇羣
廢墟上　繆崇羣
地之子　一文
中國萬歲（詩）　劉火子
河水（詩）　鄒荻帆
在河邊（詩）　白曙
紅豆的故事　孫陵
關於「邊陲綫上」　駱濱基
前夕（長篇連載）　靳以
火（長篇連載）　巴金
文叢第二卷總目錄

每册零售國幣二角五

桂林各界積極籌備　用全面抗戰來答覆敵人的侵略

「一二八」七週年

明日由各報出版「廣西各界紀念一二八暨響應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特刊」。並在新華，省府大禮堂，體育場等處由本地各民衆青年，兒童團體担任聯合大公演三天節目已排定，並聘請名人在劇場演講，講述紀念一二八暨響應國際反侵略運動之意義。

除各種集會希民衆踴躍參加外，紀念「一二八」更有幾件更重要的更實際的工作：（一）慰勞傷兵和出征將士家屬—「傷兵之友」社正在積極進行；（二）加強消防組織—折屋以免延燒並加強消防隊；（三）抗敵公約—由政府號召民衆青年參加抗敵，舉行宣誓。這是保衛大廣西的一個緊急號召。今年紀念「一二八」尤要以實際行動來紀念！

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的開端，在敵人正打算進攻我廣西的嚴重關頭，「一二八」底七週年到了。紀念今年的「一二八」我們要用抗戰十九個月而愈發強大的戰鬥力來打擊敵人。

「一二八」，又是國際反侵略總會舉行年會（二八，二九兩天）的時候，這是與我國抗戰密切關聯的，紀念「一二八」我們要鼓勵自己努力抗戰到底，同時要感謝國際友人給我們的援助而且極力擁護國際間更增強對世界弱小民族的援助和予侵略國家以更嚴重的打擊！

我省各界紀念「一二八」大會籌備委員會自廿一日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議，推定總務，宣傳，糾察等負責人後各組都積極籌備。今於昨日午後三時，該籌備委員會又舉行第二次籌備會議。出席者有西南行營政治部代表李平，省政府代表謝啓運，省黨部代表黎展材，五路軍總政治部代表彭建中，軍警督察處代表羅世忠等。

由黎展材主席，議決於明日（二十八日）假公共體育場（天雨則在省府大禮堂）舉行擴大的「廣西各界紀念一二八暨響應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並推定，白主任，黃主席，夏威，黃同仇，李任仁，魯宗敬，萬民一，陳桂，周炳南，田良驥，郭德潔，唐善元，鄧治中等為主席團。並由大會通電謝國際友人及向國際反侵略運動總會代表以及各國團體民衆致謝。另電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及電慰前方英勇抗戰將士。

孩子們與傜民的聯歡

本報特寫

散布在西南和西北一帶的少數民族如苗，傜，僮，猓猓諸種在歷史上和我們之間還存在着若干的芥蒂，單就廣西省來看也曾與我們發生過多次大大小小不同的爭執和糾葛，近數年來因為地方當局對這問題的處理得宜，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烽火已燃燒每個國民的心裏種族的偏見已不存在，只覺到所謂少數特種民族問題已不是個問題而等待着較先進的同胞去工作了。無疑的，在這全民族一致團結起來對付日本帝國主義中，我們決不該忽畧了這支力量的。

在近六年來廣西當局可以為這問題下了番苦心的。曾組織了特種教育委員會專門負責。在全省有特殊部族的五十七縣裏設有六百個國民基礎學校，還有三十六個中心學校，專門訓練傜民。而在桂林的落鄉設立了一所廣西省特種教育師資訓練所，所長是對此問題深有研究的劉介先生，自民國二十四年開辦以來，已訓練了五百餘傜民幹部，分發各縣担負起村長，鄉長，和教育工作等等。可以說在開展廣西二十九萬餘（二十六年調查）的傜民教育，有相當供獻的。

新安旅行團是不忽略了某種學習和研究的機會的，在一個冷寂清晨，記者隨同他們滿懷着熱情和較新奇的眼光越過十餘里的田野由劉所長的領導來到個十分整潔有綠色的玻璃窗和淡灰色的牆的房子，那就是我們渴念已久的特種教育師資訓練所。

首先看到門口站着穿着灰色軍裝，灰布的棉大衣，衣領上還有特訓兩個字的傜民學生們，跟廣西街上走的學生並沒有絲毫兩樣，心裏的好奇心已完全消滅了。他們盡是笑嘻嘻的看着我們，我懷疑他們不會講漢語，但其中一位確很客氣的打着桂林的官話招待我們裏面坐。事先他們就有了準備，在招待室裏，佈置着火盆，還請孩子們吃飯，他們的吃飯時間已過，

這個時候，多遠遠的圍着孩子們注視着，有的同學在準備着與孩子開聯歡會時表演的節目。這兒同學一共有一五五位，多是男的苗民有十六個，其餘多是板傜，蠻傜，而從龍勝，都安，全縣等地來的較多，全校分三種班級，一種是合於漢人初中程度的二年修業期滿，一種合於高小程度三年修業期滿，還有一種是最低程度的要經五年訓練才修業期滿，我問劉所長關於同學的生活情形和學習情形時，劉先生說：『生活費是當局供給的，每人伙食零用多在內約九元大洋一月，平日所受教育有多方面，由專任教師担任，大概頂重於語言和文字的教學，每個同學在半年內能够學會講話和寫簡單的字，並且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面多能學得一些，但是同學因了程度懸殊，所以教養特別困難。他們求知慾也各一不同，大多還愛好書本的』，『他們對於目前的抗戰抱着怎樣的態度呢？』我問：「對於這問題，他們亦有着初步的理解，但並不能深入的認識，當敵機打從空中飛過，他們咒咀着敵人的殘酷，」劉所長斷續的說：「報紙在高年級的他們也能够讀一個大概，而對一班的書本雜誌理解很少，現在正力求設法改進這一點，使他們能與抗戰的潮流融合起來，」「我們還計劃着招收女生也許在下學期實行，本學期再隔二星期也可先結束了」。時間已是下午一時，於是聯歡會就在前面草坪上開始了。

新安旅行團的孩子是慣於表演的。小鬼活潑得像小兎子，在草坪上演出了捉漢奸，賣梨膏糖和唱了「義勇軍進行曲」「最後勝利是我們的」幾個歌曲，並且還有挺動人的演講：意思是（一）相互學習（二）感情緊緊的聯繫起來，打倒共同的敵人。當時博得大家的掌聲，而表演時更是生龍活虎的，同學們一個個拉着嘴笑，表示多能意解劇情，十分興奮的樣子。

同學的表演更為大家所渴望，在音樂裏頭他們能够把樹葉子吹出曲子來，好像吹口簫一樣十分悅耳動聽，並且能把尺來長的盧管吹出曲子來。還有手裏抱着樂器一邊奏演一邊腳就按着音節跳起來，好像希臘的古舞蹈。有兩個同學表演了幾件不同的鳥叫的聲音，在技巧是相當高明的。許多節目中以苗民表演最多，據說苗民的藝術是最發達的。他們所唱的歌曲有自己改編的抗戰歌曲和歡送徵兵歌，可是他們對一班流行的抗戰歌曲曉得很少，所以在會散時孩子們教了他們唱歌，並且講解抗戰形勢告訴他們旅行以來的生活經驗，等等儼然做起小先生來，並且在牆上留下了「鞏固團結，擁護領袖，抗戰到底」的幾個紅色的大字，同學們多達到高度興奮的情緒，暮色襲來了，我們不得不踏上歸程。臨行時他們整隊相送，大家唱着「義勇軍進行曲」，我們多脫帽高呼口號，相互道別。他們睜着一百餘雙熱情的眼睛目送我們的歸途。（小嵩）

本市兒童團體準備一二八紀念工作

桂林兒童團體座談會，昨假中山紀念學校開第二次會議，計到有新安旅行團新旅西南工作隊，兒童教育團兒童保育院救亡工作隊，桂林兒童戰時服務團，中山紀念學校兒童戰時服務團等，小朋友代表廿餘人，席間并有王慕祥沈墾袁立等諸先生到席指導，當由中山紀念學校服務團小朋友主席，開會時各團體工作學習生活互相報告，及坦白批評，小朋友情緒至為熱烈緊張，席間并決定一致加緊準備「一二八」紀念日宣傳，響應「傷兵之友」運動，第三次會議將於下週星期日假東腰街[illegible]學校舉行云。

文化界的大聯合

本市各文化團體，各刊物撰稿人等，近以抗戰已入新的階段，桂林又為軍事政治文化重心，為經常交換意見，討論問題，決定今後每隔一定時期，號集集談會一次，第一次會已定本月三十一日下午七時在本社舉行，參加團體已有中國農村，國民公論，反侵略支會，記者學會南方辦事處，國際宣傳委員會，救亡日報十日文萃等。

文藝聯誼會召集座談會

戰時文藝工作者聯誼會，昨日舉行理事會幹事聯席會議，決定於二月一日晚舉行文藝座談會，討論「怎樣展開當前文藝工作」內容方面分三項。（一）關於文藝通訊員運動問題，（二）關於出版文藝刊物問題，（三）關於下次舉行文藝晚會的召集問題，以上各問題由研究組擬具大綱，通告各會員，並準備於該晚討論問題之後，增加詩歌，小說朗誦等節目，並決定此種討論會經常舉行。

政治部歌幹班　分派至各戰區工作

軍委會政治部歌詠工作幹部班，原由作曲家冼星海張曙兩先生担任訓練及領導，全班人數約四五十人，有由各部隊派來受訓者，有由各歌詠團體參加者，現政治部將所有各種宣傳工作人員派到各戰區服務，歌幹班隊員亦被分派至各戰區推進部隊歌詠工作，及民衆歌詠工作，現各隊員已陸續轉赴各戰區，今後更大的戰區歌詠工作，將有更大的發展。

廣西各界慶祝新年　慰勞部結束

廣西各界慶祝元旦大會慰勞部慰勞負傷將士，共分五組出發各地慰勞，現各組均經先後公畢返桂，該會慰勞部即於昨（二十六）日下午三時在省黨部召集該部結束會議，出席者：李文雄，黃河源，等十餘人，主席李文雄，行禮如儀後主，席即報告此次結束會議應討論之事項，繼由各組報告工作經過及各負傷將士生活情況甚詳，藉知各負傷將士此次接受本省各界慰勞，頗為感激。他們散居各地，物質生活雖極簡陋，然精神異常飽滿，殺敵氣概並不減弱絲毫，且亟望傷痕早愈，重往前綫，為國効勞，使日寇早日趕跑。各組報告中，對觀感所得，建議頗多，經由該慰勞部將各組意見彙齊，準備分呈本省黨政軍最高機關察核採納執行。聞此次用去慰勞金將近桂鈔十萬元。

× × ×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南方辦事處主辦　戰時新聞工作講習班招生廣告

宗旨—本班以集合有志新聞事業之青年從事自我教育，培養自身知識，提高工作效率，改進中國新聞事業，支持抗戰，輔助建國為宗旨。
名額—六十名
程度—以曾受中等教育者為合格（不分性別）取錄與否由教務委員會考試決定之
講習時間—[illegible]
納費—每人收報名費法幣五角取錄與否概不退還每人收講習費二元入學時交納（本會會員介紹者減半）在報名時交納
報名時間與地點—即日起至廿九日止每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在桂林環湖路十九號本處
考試—分筆試，口試兩種於一月卅日下午三時在樂羣路青年會舉行
開學日期—二月一日

主任陳純粹　教務委員會：長江　夏衍　鍾期森　汪止豪　陳農菲

時論　軍事技術化與技術人員軍事化

（由第一版轉來）

莊智煥

以上諸端尚就其犖犖大者而言，已可見軍事與技術之聯繫不够，或配合未能妥善，其結果或是戰果未能如原計劃之擴大，或是人力物力之無謂消耗，使後方補充量之必須增加，而間接影響到全國的政治和經濟。古人有「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之說，所以及今改進，仍為急切要圖。況且抗戰是我們的手段，建國才是我們的目的。要完成建國的任務，軍事與技術之配合，是有他更重要的供獻。譬如：國防計劃的如何配合民生？普通工廠之如何配合戰時軍用？以及基本工業之建立，各種器材之改良等等，均非軍事技術化與技術軍事化不能得預期之成績，根據上述理由我們作下列的建議：

1.在軍事委員會組織內設立技術室集中各項技術專家，提供各種技術上之意見并考慮軍事計劃中之技術問題。技術室專家并可隨時到前綫各戰區視察對於軍事機關及各部隊在事實上應用技術之利弊，隨時加以糾正和指導。

[illegible]技術人員，分批集中訓練。時間為[illegible]個月，視事實上之需要而定，按其素別再施以軍事訓練使具備兵學智識，軍人技能。

3.將已受軍訓之技術人員分發於各軍事機關充任技術參謀—相同於航空參謀，砲兵參謀等—對於其長官提供技術上之意見，對於部隊施以技術教育并隨時將實施經過情形，報告軍委會技術室。

4.軍委會技術室會同行政院各主管部計劃各種方案以促進戰時生產，建立戰時工業，使適應抗戰需要，同時從事戰後農業工業之設計使國防與民生能打成一片，因為惟有適合人民生活的軍事，才能够站在不敗的地位，鞏固一國的國防。

此項技術人員均授以軍職，以期與各機關部隊官長士兵能水乳交融而不受歧視。

這四項建議的實行並不困難，而且是很迫切的，亦是衆圖永久的。我國要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一定要辦到軍事技術化，技術軍事化，而要達到這二項目的的最簡捷的途徑是將現在已經教育成功的技術人員軍事化。時機緊急，希望我軍事負責的當局鑒往知來，考慮這一些貢獻，採納其意而引申發揚，使之實施。那末不但今日之抗戰能蒙其利，將來的國防更收其益，國家之幸，亦是民族之幸！

新四軍中的教導營與戰地服務團

J. Bruce

正同陝北八路軍方面有着抗大，有着陝公一樣，新四軍在江南現在也有着一個教導營。這個教導營是專門集合了許多青年，一方面受教育，一方面從事於工作的。

新四軍的教導營下邊現在一共有十一隊，每隊隊員約一二百人，所以合計起來，總共的人數已快近千了。這一千多位青年每天都是在一種極緊張的空氣下學習與工作着。

早晨他們迎着日出，一早就起身了，起身後便開始早操。吃過早點後就上課。（課程的內容包含有民族統一戰綫教程，政治常識，社會進化史，經濟學等，游擊戰術，敵人後方的政治工作等課目自然更是佔着主要的地位）十時休息，於是各個同學，就自動地組織起來。利用這個時間作討論工作。十一時午飯。午飯後在天熱的時候，是有半小時以上的時間作爲大家午睡的時候的，下午一時以後就又上課到三時完畢。以後或又是休息的時間了，所以表面上看來，教導營中間的學員也許是很空的，可是實際上，每個學員都很忙，都是在那裏極興奮而又緊張地工作着，學習着，這是因爲在這裏，着重的是自發的學習，集體的研究，而決不是所謂『填鴨式』的教育。

教導營下邊的每一個單位，都成立有一個『救亡室』。同時有着一個『指導員』，在那『救亡室』中佈置着有圖書，有牆報，而許多學員多自己組織了研究團體或工作團體（如時事問題討論會等）也大多是在救亡室中開會的。救亡室中的『牆報』更是每個學員的喉舌，如果有什麼人要提出意見，或者對於某些個人要提出鼓勵或批評，都可以在那上面發表。一些公衆的佈告，如每日每人的伙食賬也都是在『牆報』上公開發表的。

到晚上，那麼全體的學員（有時候多至一千三四百人）便都聚集起來開一個『晚會』。檢討整個的工作擧行自我批評，同時也公開地提出許多問題來討論。（在那裏剛巧有着一只大可容千人以上的寺廟，可以一半作爲擧行晚會時的會場）

不用說，在這些會場裏，開會的時候情緒是都非常熱烈的，晚會至九時以後完畢。以後就是大家睡覺的時候了。

除了這些日常的生活以外，教導營學員平時還有着一種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利用空閒的時候去幫助人民的工作，幫助人民割稻幫助人民設立防空壕。我們知道新四軍在江南，與人民的關係是可說最良好的。所以新四軍每到一處地方，人民便多方設法幫助他們，這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爲他們的工作是完全以羣衆的利益爲依歸。

教導營中間的學員，每人每月的月薪僅只有兩元半。一切的生活，當然都是非常艱苦的。可是生活在教導營中間的人，決沒有一個人感到一些痛苦，而是正相反，他們感到了無限的快樂。

教導營中間的學員，當然也決不是僅僅只限於學習。他們學習游擊戰，練習爬山，練習緊急集合。目的當然都是爲了在最近的將來，眞的去從事前方工作。

除了教導營之外，新四軍內現在還有着四隊『戰地服務團』——這些『服務團』是眞的配合了挺進軍團，進入到敵人的內部去工作的。

戰地服務團員當然也是青年，其中有着婦女，甚至還有着兒童。

戰地服務團的工作主要是宣傳，教育，以及一切政治性的活動。

這種宣傳，教育的工作，當然是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在戰地有很多很多過去的舊式女子，以及小孩，現在差不多都能唱歌。（最流行的是國共合作歌，游擊隊歌，以及生死關頭等）甚至演說了。一切原來就潛伏在羣衆中間的抗日力量，經過戰地服務團員的工作後，現在已都爆發出來成爲一個很大的力量了。

當然戰地服務團員的工作比了教導營學員的工作是更艱苦，因爲他們可說是經常在敵人的飛機大砲下活動的。他們每個人的月薪是五元，這是新四軍中已經要算是一個較高待遇了。

新四軍的戰地服務團工作中有一件工作與別的部隊不同的，那就是他們的特別重視對俘虜的工作。由於他們政治上的認識，他們是知道從爭取敵人——而不是完全殲滅敵人——的方法中去打擊敵人的。

現在已經有一兩位日本俘虜明白了他們自己本國軍閥的可惡後，開始與中國的弟兄們攜起手來一起參加反對日本軍閥的抗戰工作了。

無疑的，新四軍在江南的今後游擊戰爭中，在會起一個主要的領導作用的。而教導營與戰地服務團則是新四軍一般青年中所最活躍的部門。

要在這裏聲明的，就是現在外界往往把新四軍看作僅僅是共產黨的軍隊，其實這是錯誤的。新四軍是一個忠實執行民族統一戰線的軍隊。所以加入新四軍，並不就於等加入共產黨。新四軍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的！

光榮的犧牲

——救護的回憶——

刁勁波

看了營長的傷勢，我寔心痛了。我覺得死在他已經是無可挽回的命運了。我不覺悲慘的喊了一聲『營長！』他兩眼微微一開立刻又閉攏了。乾枯的面上浮出一絲笑意。

『營長，我來救你了！』我也曉得我沒有這力量，心痛得幾乎滴出淚來。不過我並沒有哭，因爲這時我底痛苦已經超過了哭以上。

他很吃力的搖搖頭說：『請你們快到前面去吧！那兒受傷的同志有很多。你不能，誰也不能救活我了。我很清楚我的傷勢是無法醫治的，你們快到前面去吧！多救一個傷兵就是我們多一分抵抗力量。他們比我要緊，因爲他們還可醫治。爲了我………這是不合理的。』他底聲音比剛才高了許多。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的關於合理的話。生命已經到了最後一刹那的他，還牽掛着前綫上那些受傷的戰士，諄諄以不合理三字的重大意義教動別人去做合理的事情。可知他一生遇到的不合理的事太多了。現在創造合理的機會來了，而他，我們的少年英雄竟爲反抗敵人不合理的侵略受了重傷。在他爲爭取國家民族和全人類合理的生存而犧牲，這固然是光榮的。但這悲慘的不幸給予我們後死者情感上的刺戟是太深太重了。上帝太不公道，把不幸的命運偏要加到正直的人頭上，這才是不合理呢！

不過這時我並沒有完全絕望。我覺得他底神志還很清楚，說話的聲音反漸漸高起來，或者還有挽救的希望。於是請我們隊裏的醫生馬上給他打了一針强神針。然後把他抬上汽車，往上海的醫院裏送。四個士兵跳上車子，圍着他坐下來，小心翼翼的看守他。比慈愛的母親看護兒女還要眞摯。在這兒我第一次看到人類間的愛和同情是怎樣生長着的。

爲了不使他受顚簸的痛苦，車子開得特別慢。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夠平安的把他護送到上海，經過醫生的急救後，他會慢慢好起來，使我們的英雄能有更多的機會爲反抗不合理的侵略而鬥爭。他還年青，我們抗戰的前途，正需要像他這樣的青年戰士來創造。他不能死，我們要拖住他。

車上的空氣寂靜得有點怕人，恐怖和不幸的想像鐵塊似的壓在我們底心口。大家都被一種憂鬱的思索苦惱着，誰也不想多說話。

車子嗚嗚的向前開，遠處傳來一陣緊密的槍砲聲，黑暗從四週集攏來遮了我們的眼睛，淸爽的秋風輕輕的從車旁掠過，帶着這不幸的消息散佈到人間去了。

我不時用手電照照睡在我身旁的那個垂死的英雄，我担心他底生命會被黑暗吞蝕了，燦爛的電光底下我發現了士兵之中的一個在暗暗滴淚，其餘三個呆板板的瞅着他們唯一的生命綫——營長，如同失了神的三個木偶一般。

一陣難堪的悲悽壓倒了我，世界上再沒有比看着別人痛苦而不能救助的事再痛苦的了。我想，我不應該再沉默下去了，這樣只能增加空氣的陰淚，於是我打破了這沉默說：『同志！你們是那一師的？這位營長是怎樣受傷的？』

（續一）

廣東稅警團的處女戰

高詠

廣州陷後首先克復三水縣城（一個離廣州四十餘公里的城市）的，就是一向沒有過戰鬥任務的稅警團。

廣東的稅警團，是一支緝私的隊伍，他們散佈在領有廣大海岸線的粵南和沿東，西，北，韓四條河流的一百數十個海關關卡的所在地。但是在廣州陷落後，他們從一百數十個地區集合到一處來從零星的各別單位，匯合成一支有力的隊伍，在西江佈開了他們的防綫。

這是十月二十日的事：稅警總團第三總隊第二大隊集合好了。緊張的戰鬥情緒，鼓勵着一千多個青年戰士向西江東渡。他們事先與三水縣境內未被佔領區域中的民衆自衛團共同擬好了最縝密的出擊計劃：分五路進襲三水，稅警總團担任最重要的兩條路線，民衆自衛團的三條力量控制其餘的三條，相約於二十日的夜十二時，五路兵力會合於楊梅圩，相互取得密切的聯繫後，再呼應着攻取三水城。

南侵廣東的日軍，只是一個猙獰的紙老虎，軍力單薄，及士氣不振表現在三水縣城的敵軍防禦戰上，更是露骨。三水的敵軍司令是片山少將的一個聯隊，牠充份表現了恐慌的心理，一，一到夜晚，集中實力，移駐城內。二，無論什麼事，均不出城一步。三，嚴密可是恐懼地在城郊戒備。

稅警總團第三總隊第二大隊在深夜到達楊梅圩指定的會合地點後，[illegible]抖擻的緝私隊員們，一直就向三水挺進，第三小隊打衝鋒，兩個小隊側擊，第二大隊長手中，還掌握了一個小隊作爲預備部隊，冒了夜寒前進。

這一支緝私的隊伍，並沒有戰鬥經驗，也沒有戰鬥的合理裝備，然而夜色掩護着這一支緝私隊伍的潛行。當他們到達三水西關外，過去點綴在來去飛速的緝私小艇上的機關槍，已對準了敵人的哨崗，噴射出它强力的射擊！

在沒有料想到的襲擊中，前面敵人的哨兵中彈倒下了，後面的敵兵從睡夢中醒來，倉皇地集合，然而，那一隊勇敢的緝私隊員卻沒有讓他們前面的敵人站穩脚跟來，就像急流一般地湧過噴射着强力的火舌，一未站穩脚跟的敵人，便一半被機關槍打死，一半倉皇失措地向三水城後退。

城中的敵軍，像做了一場噩夢，片山少將在各方面的告警之下，判斷不明這一支夜襲軍有多大的火力，在城廂四面都是槍聲的情況下，片山少將雖然擁有一千餘人之衆的武力，可是他下令退却了！

城內敵軍沒有來得及回擊，就在片山少將的指揮下，一直向東門退去。而這時，打衝鋒的第三小隊，已經攻入了三水西門。

攻入西門後，在第二大隊長掌握中的一個小隊的預備隊也增加上去，他們高速度地前進，差不多與側擊的兩個小隊及助戰的民衆自衛團，同時進入三水城廂。三水城中，沒有發生巷戰只是逃得遲一些的敵軍中了追擊者的槍彈，而零亂地仆倒在由三水城西門直到東門的街頭。

十月二十一日午前三時半的時候，三水縣城內的民衆，興奮得用火炬照耀着三水城頭。第一次作戰的緝私隊員們，一隊隊登上城頭，以一種壯偉的姿態，雄視着城東茫茫的那一片夜色。

但不一會兩小隊緝私隊員，又奉令再向東距三水四公里的西南車站挺進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通訊

炸不燬的鬱林

贊昇

日本强盜的野蠻殘酷的無恥行爲，開始沾染第一次到鬱林的土地，法西强盜的卑鄙臉孔，第一次給這卅萬羣衆認識了。

是晴朗的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時，警報發出了半小時，隆隆的響聲霎時把他們控壓的時候，很清晰的殘暴的七架給誰都看到。

按不住憤恨的心情，聽着那連續不斷的爆音；冒起那濃煙；眼看牠們向南去。

新聞記者樣的民衆，興奮地去檢視彈痕。控制不住高潮的時候，是握着雙拳罵着東洋鬼。

鐵的事實，把宿命論者恐日病者塞住了嘴巴。

陳大嫂再不說，在鬱林的寒山菩薩保佑下敵人是不敢侵犯鬱林轟炸鬱林的無稽話了；關六少更不敢說過去敵人所散的幫助民衆的傳單是對的；龐大爺那種三小時毀滅鬱林的恐日心理也被擊破了；敵人協助民衆的欺騙說話被炸彈揭破了，無論官民貧富，他對中華民族每個子孫都是一樣摧殘。看：林三爺的媳婦裝奩和奴婢是被炸燬；鄰居夫的小家也一樣的被炸光；僅有的財產——一頭母豬也被彈片炸得血肉橫飛。這裏便證明他對政府和民衆，貧者和富者，是一樣的摧殘。

經了四十多彈的狂炸，鬱林損失小小的幾家住宅和商店，中華民國正有着不少與鬱林相等的地方，敵人那有還許多力量燬滅？消耗呢？草地上才有十餘個彈穴，日本大衆又有多少的力量足夠消耗，試問敵人有多少血汗供榨取？敵人是永遠燬不了鬱林，那只會幫助鬱林人對醜惡的强盜的兇相的認識。

本報復刊紀念　優待五千定戶

本報自八一三抗戰創刊於上海，滬淞失陷，即移粵出版，廣州棄守遷移桂林，定於二十八年元月十日復刊。本報向以團結抗戰力量，發揚救亡文化爲任務，深荷廣大讀者熱烈愛護。茲乘再度復刊之際特徵求直接定戶五千，凡從復刊之日起至二月底止直接向本社定閱者，均當特別優待茲將優待辦法列左：

有限	一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全年
原價	九角	二元五角	四元五角	八元
特價	六角三分	一元八角	三元五角	六元

郵費　外埠每月酌加一角五分　香港澳門酌加六角二分　歐美南洋每月酌加一元五角五分

最近出版

中國農村

千家駒主編

第五卷第六期目錄

- 評論——鞏固團結來答覆汪逆的叛國行動　千家駒
- 鄉村動員中『政治重於軍事』的現實性　姜君辰
- 二十七年廣西省農業設施經過概述　陳大甯
- 廣西農業的複雜性（續）　雷賓南
- 通訊——在遷移中的教導隊　雨林

出版者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桂林府後街三號

發行者　新知書店桂林桂西路三十五號

每册實價五分　各大書店均有出售

長途〔九〕

衍夏

四、北甯的一夜（二）

『你們從海防來？上那兒去？』

我們以爲他是來盤問的，不很理會他，祇答了一句：『回廣西去。』

『回廣西去？好極了。』他堆着滿面的笑說：『怎樣，近來仗打得怎樣？克復了漢口沒有？』他一氣地說，眼睛發亮地望着我們。

據他自白，他是一個上士，在山海關住過三年，在上海住過年半，在山海關娶了妻，在上海『一二八』那時候生了子，他用着帶捲的舌頭說：

『我的媳婦兒是中國人，她現在還在上海！她討厭東洋鬼子，我也跟她一樣。』他將我們硬邀進一間路旁的小店，一句話也不講地從壁上除下一張照片，指着其中的一個女人說：『這就我的媳婦！』笑着，加上一句：『很俊！』

『這不是西洋人嗎？』我說：

『對，她媽是希臘人，爸是中國人，在山海關長大的。』他再三的說：他討厭東洋鬼子，他希望中國打勝仗，直到時間逼着他非走不可的時候，還望着我們的汽車說：『要買軍火，單買汽車還不行。』

一個矮胖的背影從黑暗裏消失了，好奇的孩子們也散去了大半，北甯的街漸漸的靜了，汽車夫們準備在這裏宿夜，三個兩個地分散了，我們從街的這一頭走到那一端，一家小店的門縫裏漏出了淡淡的燈火，從這裏我所見了許久不聽見而驟然地勾起了我的鄉愁的彈棉絮的聲音。這種單調而寂寞的音響，透過水一般澄澈的夜氣，打着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一陣年青人的笑聲追回了我們的遙想。我們站在一座小洋房的前面，『北甯勸學會』，這是門口用漢字寫的橫額，裏面，十幾個青年正在興高彩烈地比賽籃球，我們推門進去，他們都以好奇和好意的態度向我們歡迎，在這種場合，姿勢和表情比言語雄辯得多了，很快的平一和元昭就參加了他們的比賽。

一方面，一羣安南的青年人把我們圍起來了，其中一個叫武春暘的，在香港住過一個時期，[illegible]很明白的廣東話替我們翻譯。

[illegible]國政府的官吏？』『上那兒去？[illegible]了？』『還要打多少時候？』『這[illegible]的問題。

文化前哨

難民還鄉

艾蕪

時間已是半夜過了，車還沒有開行，月台上顯得分外地清冷，只幾處鋪着稻草睡的人，在咳嗽着。有時趁着站丁手里提着的馬燈，可以清楚地看見，被蓋外面露出許多的頭，有老年人的，小孩子的，年青婦女的。他們都是安徽潛山太湖一帶逃來的難民，安和田園牲畜，通給日本軍隊毀滅了，輾轉於湘江流域，已是半年有多，目前受不了餐風露宿的苦楚，正等着搭車去衡陽長沙，設法轉到他們的故鄉去。

這些關乎他們身世的事情，是黃昏時候，在月台上徘徊等車，聽見他們在同站丁攀談，帶着訴說和報怨的口氣講出的。

我曾聽見一個青年人，他們衣衫業已穿來髒不得髒了，忿忿地說：『太可惡了！明明看見有空房子，怕你難民不肯出錢，這樣還逃什麼呢，拖都把人拖死了』跟着一個老太婆，說八九句話就要咳嗽一下的接嘴說：『這到不要講了，人家的房子！一口茶水又值什麼呢，看着你孩子哭，不肯給，還要叫你站遠一點哩。我們又不是叫化子，我們也是發過財的！大哥，一句話囉，死還是死在自已地方上好』？說得眼淚含含的。

沒有燈火的慢車，向湘桂邊界開行了，冷水灘車站月台上候車的難民，漸漸跟我離開得遠遠的，但我坐在黑暗的車廂里，卻還給他們那些怨慣的話語苦惱着。我在湘南山中的一個小縣城內，聽見縣長對民衆演說，報告省政府來電要叫該縣收養難民八千名，但結果來了八九個月，只來了三四十個，還不上百名的數目。當時還以爲這是山高水險路難行吧。這時我才明白他們少去的眞正原因了。如果只就表面上講，這是好現象，因爲目前大家正叫着，『到敵人後方去』的口號，難民回鄉乃是十分值得贊成的。然而，令人深深感到不安的，是他們成羣結隊地回到淪陷了的家鄉去，也怕如冷水灘車站上的難民一樣，帶回去的遠方禮物，不是對於同國人的感激和愛戴，而是深深的怨恨和憎惡哩！

宣傳重於作戰的今日，我以爲激發同胞愛的情感，到並不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

一月二十四日

接火之前（下）

——戰地工作斷憶

天虛

到了新田，天色完全是黑暗了，我們想在這兒找一個熟識的連長暫歇一夜，可是門前聚集着男婦老幼，他們告訴我們：這兒的隊伍一個鐘頭前便到後面的陣地上去了。

我們再摸索到泉口，營部也進入陣地去了。哨兵就派在小溝那面的山棱上，這面的山坡上才是最前綫陣地。

我們此刻所處的地位便是敵我的交綏點，接起火來，便是敵人出入的地方。而且此刻是一片可怕的靜寂，遠近都沒有槍聲，會使人疑到敵人在前進中。——怎麼辦呢？這是我和別一個工作同志與一個傳事三人自問着的。

『我們就隨便找一個老百姓家住下再說！』那同志說。

『按軍事意義來講，轉移陣地大多在夜間，要是這樣，我們不要成俘虜，也要吃驚駭，就是腦袋給人家提去，也全有可能。我們還是靠攏部隊吧！』我說，『找到連部和他們過一晚最前綫的掩蔽部』。

夜風把山頭陣地上弟兄們的聲音傳來。我們忿過來，但路沒有了，草叢深厚的山坡，在夜間如何竄上去呢？這時忽然看見前面有一個弟兄的影子閃動：我們問了他是傳令的，並問了連部，他本要帶我們路的，但爲要繼續傳令，只指示了一個方向，並說那兒有人提着馬燈等營長。

我們順着這弟兄指示的方位走過來，並沒見什麼馬燈。

傷腦筋的時間到了：怎麼辦呢？天是黑了，到處是黑黝黝的大山，繼續繞灣吧，敵人的機槍在這時突然像炮竹那樣的爆起來，撞到那兒去呢？

我叫他們兩人等着，自己忿過一條小溝，要到山上去找連部的陣地，竄過叢林，刺荆毫不容情地軋着我的手脚，卻仍然找不到路子。叫了半天，聽見有人說話卻不見有人答應。沒法，只得蹩回，三人不顧一切的檢了一條毫沒把握的路走去。只是我們把握着：路是人踏出的，已經被踏出了的路中，一定有人。

山峽中的路，白天也難行，在這夜裏，我們只得原始地把手和臂去幫助已然不夠負担當前任務的兩隻脚。下着坡，似乎是修過的樣子，連梭帶爬，幸而沒有滾下山阱去。這樣的走了一會，惱人地現出了一個三岔路口。

我們站住了，原因是：由右面去有走到敵人窩裏的可能，由左去仍舊是錯綜複雜的大小山巒，順着山脈有可能把方向轉到敵人那兒去。……

『走吧！就打這兒好呢？我覺得世間上不會有那麼巧的事，我們今晚會一定走到敵人窩裏。』

可是，他們兩人都表示懷疑地站着。但我毫沒反顧的向前直走，他們似乎沒可如何的跟來。

我看地似乎仍是新修的，我用手摸摸，地上有細碎的斷草，雖然是乾了，但整齊，證明是新修過的，我爲了穩固他們的信仰便說：『這路是新修的。許是通着營部的吧？』

突然，那同志神經質地：『不對，不對！這條路不好，還是轉回去走那條吧！』

『一定有道理！』我說，如此，我們堅決地各人提着一顆心，茫無目的地在險峻的山上，擧步失足的走着走着。我想：今晚該不是我們的絕日吧？但要眞闘到敵人防綫，那也只有順受最後的待遇。

山坡草叢裏有驪然的響動，繼續着……『誰？』我們齊聲問。

沒有回聲。老百姓告訴我們的，這些大山上有各種野獸，有四五百斤的野猪。

『乓！』我混身一陣熱漲，[illegible]

『你打槍麼？』

半天，那同志問我：『你沒看見嗎？那是什麼？』『別管它吧！可是這些地方，可別要隨便打槍！……』

『什麼人！』『口令！』[illegible]

『是的！』我們告訴了他。[illegible]

[illegible]

復仇　蟬菴刻

連載

和平村記

——俘虜收容所訪問記

鹿地亘作　邢桐華譯

『眞是不敢當哪！』

『啊……了不起的歡迎吧。』所長大搖大擺地笑起來了。『等一等，就請您看。因爲離城太遠了，簡慢得很，可是今天都是大家親手作的菜呢！晚飯後，還要開遊藝會。』

帮忙遊藝會的青年戲劇隊的男男女女，被領到屋裏來，逐一介紹過。不久，晚餐的準備開始了。並着幾張粗簡的白木桌子的長桌周圍，擺了二十幾把椅子，村民厚意的菜看一盤一盤地端了來。來賓的戲劇隊員，職員，我們，都就了坐。本來全員都想一起會餐的，但是因爲坐位的關係，一般村民在樓下食堂裏，祇自治委員會的委員參加了我們一桌。

『喂喂，不要客氣吧，老先生！』

Y管理員的聲音，在門外邊聽見了。

『嘻！嘻嘻嘻，……』

矮身材，長着連鬢鬍鬚的老頭兒，被Y先生推着肩膀，用手摸着自己頂上的光頭，笑着進來了。兩手挺直，用立正的姿勢先向所長敬禮。

『啊，老先生！來來……』所長很愉快地『我來介紹。這是自治會長的冲田先生。是漂流在山東洋面，被捉來的船的船長。』

老船長就像領文憑的小學生似的，愼重地，令人可親地笑着，走進來敬禮。

『我叫冲田。這次您太辛苦了。』

身體，穿着背心，像村夫子似的重樸的老人，躬着身體，揉着手進來了。這就是昨天聽說過的朝鮮人醫生嚴龍齊，恭敬地低了頭。所長介紹了。

嚴先生是東京帝大M博士的門下。這裏雖然也有醫務局，但一切都由這位先生和另外一位軍醫秋田先生照顧的。

『我們大家看到了您，就好像看見了光明一般。請費心多加指導。』

他用乾枯的慇懃的低聲，這樣說。秋田進來了。

這位秋田軍醫，廖先生和我在漢口曾經會到過的。和十幾個別的俘虜一同由新鄉送了來。其中因爲有好幾個負傷者，我們爲他們送了一些藥品。他是一個老於世故，通曉事理的人，但是總覺着帶着一些俗氣，低着眼角，笑法就像作生意的人。

『前次多蒙照料，』他濁着腰致意，『全託您的福，都好了。大家在感謝着您呢。』

『啊………那時候的各位，都在這裏麼？』

『是的。………眞是太感謝您了。』

骨格粗壯，目光謹嚴，鼻下蓄着短髭，小心謹愼地敬禮的，是另一隻漂流船的船長桑田。

（十四）